

 钱基博作品系列

古籍舉要

钱基博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钱基博作品系列

古籍举要

黄曙辉 编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举要/钱基博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633-7874-6

I. 古… II. 钱… III. 国学-研究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3286号

责任编辑: 魏 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395790-103/168

杭州富阳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市永昌镇永昌村 邮政编码: 311515)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长夏无事，课从子锺汉读番禺陈澧兰甫《东塾读书记》，时有申论，随记成册。其中有相发者，有相难者，每卷得如干事，尽四十五日之力讫事。陈氏以东塾名其庐，而仆课子弟读书之室，会在宅之东偏，遂以后东塾名吾室。而董理所记，都十七卷，署曰《后东塾读书记》，而古籍之精要者粗举，以与陈《记》，合之则互为经纬，而分之则各成篇章，庶几并行不废云。

陈氏何为而作《东塾读书记》也？曰以掇敝也。曷言以掇敝也？清儒喜言东汉许、郑之学，至嘉、道之世，极炽而敝。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钜。物极必反，穷而思通，于是有西汉今文之学兴。自武进庄存与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辞》，渐及群经。其为学务明微言大义，不专章句训诂之末。一门并承其绪，其外孙刘逢禄申受及长洲宋翔凤于庭复从而张之，海内风动，号为常州学派。一衍而为湖南之王闿运壬秋，四川之廖平季平，以《公羊》言礼制。又一衍而为广东之康有为长素、梁启超任公，以《春秋》言经世。此

* 本书据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版校印。

一派也。其又一派，则兼综汉、宋，不为墨守，以为清学出朱子之道问学以上窥许、郑，又谓汉儒亦明义理，力祛汉宋门户之见。于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陈澧开宗于粤，义乌朱一新鼎甫、定海黄以周元^①同桴应于浙，前唱后喁，蔚成学风。二者之为学不同，而要归于掇汉学之碎则一。陈澧晚年著《东塾读书记》二十五卷，其中卷十三《西汉》，卷十四《东汉》，卷十七《晋》，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辽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国朝》，卷二十五《通论》，凡十卷，则蒐采汉晋以后诸儒粹言至论，有目无书。独卷十三《西汉》补刊别行，而世所流传者，通行本十五卷，乃寻求群经大义及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而冠于编；学《易》不信虞翻之说；学礼必求礼意；次考周秦诸子流派，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则表章郑学、朱子，骈称并赞，以明沟通汉、宋之旨，盖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然而有不同者。亭林之纂《日知录》，旨在经世；而澧之为《读书记》，专崇讲学。亭林言经学即理学，将以实事求是，掇王学之空；而澧明汉学通宋学，欲以疏通致远砭清儒之碎。前有自述一篇，中称“读郑氏诸经注，以为郑学有宗主，复有不同，中正无弊，胜于许氏《异义》、何氏《墨守》之学。读《后汉书》，以为学汉儒之学，尤当学汉儒之行。读诸子书，以为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尤好读《孟子》，以为孟子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杨辈皆未知也。又著《汉儒通义》

^① 元，原作玄，今改正。

七卷，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可以觐生平宗尚之所在焉。

《无邪堂答问》五卷，义乌朱一新鼎甫撰。一新，光绪丙子恩科曹鸿勋榜下进士，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以疏劾内侍李莲英，懿旨诘责，降官主事。两广总督张之洞延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寻入广州，为广雅书院山长，为定院规，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仿古专家之学，分经、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诸生入赋以日记册，质疑问难，以次答焉，成就甚众。因辑录讲论之词，成《无邪堂答问》五卷。尝谓进德莫先于居敬，修业莫先于穷理，穷理必兼学问、思辨。学问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几于诚正之博而反约，则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正大笃实。其论学术，谓“近世汉与宋分，文与学分，道与艺分。岂知圣门设教，但有本末先后之殊，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别”。又以道、咸以来，士大夫好讲西汉《公羊》之学，流弊至于蔑古荒经，因反复论难以正其失，至论西学、耶教、新疆、铁路、吉林边防数十条，亦复洞中窍会。傍晚纳凉庭中，与诸儿论次及之，以为《答问》可配陈澧《东塾读书记》。倘学者先读陈《记》以端其向，继之《答问》以博其趣，庶于学问有从入之途，不为拘虚门户之见。儿子锺书因言：“《答问》与陈《记》同一兼综汉、宋，若论识议贯通，文笔犀利，则陈《记》远不如《答问》。”余告之曰：“不然。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陈议，志在匡国。《答问》文笔议论，远胜陈君，信如所论。然《答问》之体，适会多途，皆

朱生当日应机作教，事无常准，《诗》《书》互错综，经史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学故难求其条贯。又其言皆有为而发，非于晚清学风史实，烂熟心胸，未易晓其端绪；不如陈君《读书记》之部居别白，牖启涂辙，论议尽欠雄骏，开示弥征平实。又贤圣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陈君宿学，但见戴学末流之猥琐，故欲救之以通，而于《公羊》有发挥，亡贬绝。朱生晚出，及见康氏今文之狂诡，更欲讽之于正，而于《公羊》多驳难，少赞扬。此其较也。”锺书因言：“见朱先生《佩弦斋文》，中有与康长素论学论书诸书，皆极锐发。”又谓：“朱生自诩人称其经学，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大抵朱生持宋学以正汉学，盖陈君之所同趣，而治经学以得史意，则陈君之所未到。又其较也。闭户讲学，而有子弟能相送难，此亦吾生一乐。唯连日身体又剧不适，殊为美中不足耳。时在中华人民造国之十九年八月，无锡钱基博记。

目次

卷一 孝经 四条	1
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 孝经文体 孝经征文 阮福孝经义疏补	
卷二 论语 十条	5
陈澧东塾读书记论论语之旨 学者觉到自己做个人 论语二十篇之起讫 君子与仁 以论语解论语 仁义道德非礼不成 让与礼有别 何谓分 朱熹论语集注 朱熹与王弼	
卷三 孟子 十三条	13
孟子性善之界说 孟子道性善尤重扩充 孟子与佛 孟子与庄子 孟子与三民主义一 孟子与三民主义二 孟子与荀子 孟子之神权民本主义 孟子与劳农主义之许行 孟子七篇之起讫 孔孟治学之法 孟子与论语 孟子文体	
卷四 周易 九条	19
陈澧东塾读书记论易之旨 汉易一 汉易二 汉易三 唐易 宋易 清易一 清易二 易学之旁衍	
卷五 尚书 九条	29
古文尚书孔安国传 禹贡一 禹贡二 禹贡三 洪范一 洪范二 尚书家之流别一 尚书家之流别二 尚书与殷虚甲骨	
卷六 诗 四条	35
诗序 说诗者不出宗序攻序二派 诗学之流变 诗之名物训诂	
卷七 周礼 七条	41
周官非刘歆伪作 方苞周官辨 郑玄注例一 郑玄注例二 孙诒让周礼正义与庄存与周官记 周礼家之流别 康有为与方苞	
卷八 仪礼 五条	49

仪理之读法 郑玄注之发问送难者 褚寅亮仪礼管见 胡培翬仪礼正义 万斯大与方苞为康有为之所自出

卷九 礼记 三条 53

礼记四十九篇有记礼有记言 礼记出于荀卿 礼记篇目之分类

卷十 春秋上 十条 59

春秋三传之不同 例 兼采三传 刘敞春秋传 焦循与章炳麟 朱一新论公羊改制 凌曙以公羊言礼而开湘学蜀学 康有为与廖平 左绣春秋外传 廖平五经异义

卷十一 春秋下 二十条 73

太史公纪传本于春秋 二十四史之体例增损 史笔有二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三国志 四史文章 晋书与晋略 梁书 魏书与西魏书 新唐书与五代 史附南唐书 金史 明史与明史稿 二十四史补志十四家补表七家 赵翼廿二史劄记远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两书 资治通鉴与文献通考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史学家与史家 章学诚文史通义 现代史学之趋势 竹书纪年

卷十二 小学 五条 101

诂与训有别 释名与说文 说文不可以诂经 说文声韵之研究条例 古音自宋儒发明

卷十三 诸子 三十一条 107

孔子之学派 荀子一 荀子二 子思非曾子弟子 荀子书中之孟子 辞赋家为古诗之流纵横家之别科 管子入道家 老子 老子非神仙长生家 杨朱与老庄 墨子 杨朱与墨子 儒墨之辩 名墨之倍僞不同 阴阳家一 阴阳家二 阴阳家三 阴阳家四 阴阳家五 阴阳家六 阴阳家七 商君与韩非 名家一 名家二 名家三 名家四 名家五 名家六 纵横家一 纵横家二 文章流别不同于诸子流别

卷十四 西汉 十二条 131

陈澧东塾读书记之论汉儒 陆贾新语 贾谊新书 董子蕃露 司马迁之史记 淮南子 盐铁论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 扬雄太玄经 扬雄 儒家与儒生 汉儒之理学

卷十五 郑学 三条 147

郑玄喜通学 郑玄之著书 郑玄与许慎

卷十六 三国 五条 149

王肃与郑玄 孔子家语 何晏王弼 王弼易注 魏学与汉学

卷十七 朱子 六条 153

朱子与汉学 清初之倡汉学者不诋宋儒 方东树汉学商兑 宋学之流变 宋学之派别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卷一 孝经

六经所明，不外人道。仁之为言人也。《易》为六经之冠，而《易》道《乾》元，君子以自强不息，体仁以长人也。孔、孟为儒家之魁杰，而《论语》首《学而时习章》，继之以有子说“孝弟为仁之本”，又次之以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明乎仁则为善学，不仁则不得为善学。学者，学此者也；时习者，习此者也。颜回三月不违仁，时习乎仁也。《荀子》“仁义不一，不足谓^①善学”，《劝学篇》语。劝学乎仁也。《论语》二十篇，归根在一“仁”字。《荀子》三十二篇，着意在一“礼”字。然而《荀子》论礼，亦以克己复礼为仁，非与《论语》有异趣，其言“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生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礼论篇》语。然则礼者，人之所由以耦俱无猜，而不为争民施夺者也。《论语》揭仁，以立人之道之极；《荀子》论礼，以明行仁之方。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仁者也。《孟子》七篇，亦以“仁义而已”开宗明义，先立乎人道之极也。而孝弟则为仁之本。《孝经》言“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

① 谓，原作为，据《荀子》改。

不敢慢于人”，《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本以及末也。《孝经》言“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孟子》言“未有仁而遗其亲”，由外而验内也。故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

《孝经》文体有三说：（一）谓孔子自作《孝经》，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庄周之斥鴳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太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皆依仿其体。刘炫说。见《正义》引《述义》。（二）《孝经》七十子之遗书，与《礼记》为近，开首“仲尼居，曾子侍”与《礼记·孔子闲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张、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陈澧说。（三）《孝经》各章，皆引《诗》作结，实开荀子著书、《韩诗外传》之体。某氏说。不忆何人。

《孝经》之伪，朱子《孝经刊误》及《朱子语录》，《四库提要》详引之。新安姚际恒立方《古今伪书考》，咸有论列，与陈澧意异。独山阳丁晏俭卿浏览群书，断自两汉，录其征引《孝经》者，并搜集古注，成《孝经征文》一卷，以诏学者，征是书为汉以前人所诵习讲授，而不出于后人之矫托云。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传，其书出自刘炫，而隋儒已言其伪。至唐玄宗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五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两议并上。诏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几绝之典。

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颁天下。唐以前诸儒之说，因借摭摭以存。四年九月，以御注仍自八分，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旧在陕西西安府学，为碑凡四。自是唐玄宗御注行而郑、孔两家并废，其章句盖同今文也。玄宗既自注《孝经》，诏元行冲为疏，宋真宗咸平二年，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受诏校定《孝经义疏》，特剪截元《疏》，旁引诸书，成《孝经正义》三卷。元《疏》废而邢《疏》遂行，今刊入《十三经注疏》者是也。至让清道光间，儀征阮云芸台则以《孝经》为曾子之书也，既撰《曾子注释》，以与《孝经》相表里，因命次子福喜斋撰《孝经义疏补》九卷，全载唐注、邢《疏》原文，而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发明《孝经》，可以见孔、曾授受大义者，悉分系于各章各句之下。至明皇御注半存旧注，而郑注亦杂其中，如有郑注见引于唐以前书者，悉据以补之，而于《释文》所载郑注旧字旧义，全行载入，以存郑氏旧观，且疏证之，古籍可相辅翼，并为甄录，兼下己意，曲鬯旁通。虽曰补疏，而实与疏全经者无殊，盖专家之学，清儒莫逮也。

卷二 论语

阅《东塾读书记》第二卷《论语》，提要钩玄，观于会通，不为汉儒训诂琐细之谈，亦不作宋学心性杳冥之论。一引《朱子语类》，谓：“《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实地做工夫处。”再引《伊川语录》曰：“将《论语》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大处落墨，小处着想，亦平实，亦贯通，异于章句小儒。

《论语》二十篇，开宗明义第一章提一个“学”字，第二章说一个“仁”字，最有意思。学之为言觉也；仁之为言人也。且先教学者觉到自己是个人，做人从何做起，可谓顶门一针，当头一棒。《荀子·劝学》以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殁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亦归根一“人”字。“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也。陈澧云：“学者何，读书也。”“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为人也。“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殁而后止”，亦勉人以时习之意也。义正相发。

《论语》二十，始《学而》，终《尧曰》，内圣而外王也。内圣之功，以“学而时习”策之于始；外王之治，以“四海困

穷”做之于终，旨深哉。

《论语》一书，标“仁”字以立人道之极，揭“君子”以示人伦之范。子者，男子之通称；君者，善群者也。君子之言，善群者之男子也，故曰：“君子群而不党。”群而不党，斯人之所由以耦^①俱无猜，而讲信修睦，示民之有常者也。仁孰大乎是？《中庸》：“仁者，人也。”郑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党则有偶有不偶，群则无之而不偶。含宏光大，仁之至也。然谓仁因人偶而见则可，谓非人偶无以见仁则不可。谓人偶可借以便宜说明仁之见端则可，谓人偶可附会以释《说文》“仁从人从二”之义则不可。阮文达公以《中庸》“仁者人也”郑注“读如相人偶之人”，遂从《说文》“人二”之义。徐鼎臣说：“仁者兼爱，故从二人。”及《曾子制言》“人非人不济”语，以为：“独则无偶，偶则相亲。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之谓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而以驳朱子“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斯则拘虚之谈，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中庸》“仁者，人也”，犹言人之所以为人也，与《孟子》“仁，人心也”语势正同。《孟子》加一“心”字，则所以释夫此句者既明矣。牝牡亲子之爱，犬马之所同；立人达人之仁，唯人所独。故曰“仁，人心也”，而非所语于爱。《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小徐《系传》：“从人，二声。”按此当从《系传》。二与仁双声，皆日母字，《说文》有以双声字为声者，故仁从二

① 耦，原作偶，按耦俱无猜见僖公九年《左传》，兹据以改正。下同。

得声。古文仁作忞。制字之初，忞本从心，安得借口篆文从人二以难朱子？仁者心之德，《礼·表記》：“仁者，人也”，其下文云：“中心惨怛，爱人之仁也。”孔、孟时小篆未兴，但有从千从心之忞，安有从人从二之仁？言仁必以孔、孟为归，《论语》“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以心之德为说，初未尝以相人偶为仁也。必待相人偶而后仁，将独居之时，仁理灭绝乎？夷、齐西山，其意不求人偶，而《论语》“求仁得仁”，又何解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何人偶之有？如必待人偶而后仁，是仁乃外来之物。告子以义为外，今更欲以仁为外乎？抑仁有相人偶之义，而郑注读如相人偶之人，只是拟其音，而未诂其义。盖郑注读如之例，与《说文》不同。《说文》字书，其所举者制字之本义，故读如之字，往往义寓于声，可寻声以得义。郑注乃训诂之书，凡读如者，皆拟其音，非释其义，义则别有训释以明之。段玉裁《周礼郑读考》所立三例至确，如郑注以人相偶为解，当云“仁读为”，不当云“仁读如”。读如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已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段玉裁说。云读如，第谓与相人偶之人字同音耳，曷尝以相人偶为仁？郑君注《礼》笺《诗》，屡言人偶，其所取义，皆与仁无涉，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辨之析矣。然必谓仁不可以相人偶为解，则亦近于拘虚。人偶不足以尽仁，而仁未尝不因人偶